儒家之仁與佛家之仁

彭崔薰

「仁」說文解爲從人從二，可說必有兩人以上的關係，且須相互親愛，仁道方能產生。孔子說仁是指做人的根本原則，即立身處世的基準；佛家雖鮮談仁，但「慈悲」即仁的最高表現。佛家不僅對人類慈悲，更對一切衆生慈悲；比儒家之講兩人以上的關係，有更深切的意義。茲略比較儒家之仁與佛家之仁於後：

儒家之仁：孔子對仁的看法有：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」；「仁者愛人」；「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」。可見孔子認爲仁者必須純善無惡，能盡力扶持愛護好人而規範制裁壞人。又主張仁是貫通諸德的根本；曾子說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子曰：「汎愛衆，而親仁」；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；即仁中含愛之意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；即仁中含恕之意。「克己復禮爲仁」；即仁中含禮之意。「仁者必有勇」；即仁中含勇之意。「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歟」；即仁中含孝之意。「言忠信，行篤敬」即仁中含信、敬之意。「智者利仁」；即仁中含智之意。可知孔子是以仁統攝諸德的。孟子曰：「見其生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不忍食其肉」；「惻隱之心仁也」；「天子無故不殺牛，大夫無故不殺羊，士庶無故不殺犬豕。」此即闡明人心中之不忍，爲仁的根本，由不忍之心產生惻隱之心，不僅不忍見孺子之溺於水，亦不忍無辜宰殺牛羊；故曰：「人皆有所不忍，達之於其所忍之仁也；人能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。」此即仁之根本要義。但此種仁心，常受不仁之念所蔽，故孔子要人們「無終食之間違仁」；並告顏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」此即要人們去掉自身之私心，復還天地之公心，時時能體天地好生之德，而學聖賢行濟人利物之事。孟子亦云：「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猶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饑者，猶己饑之也」；「一夫不得其所，一若己推之溝中。」即是要人們時刻以自利利他爲念，不應以獨善其身爲滿足，必須時時以不忍之念爲他人著想，爲人群造福求安樂，不應有一絲一毫自私之念，方爲仁者應有之抱負與應持態度。

佛家之仁：佛主張一切衆生，只要潛心修行，均可成佛，故曰：「一性圓明，十方平等。」大寶積經亦云：「自得解脫，度脫眷屬。」可見佛家之仁，基於平等觀點，不僅自求得度，更要令他人得度；先由自身做起，再以己身之經驗，助他人成正果，此種盡己之力而不自私之仁，與儒家之忠相似。報恩經卷二云：「如我不喜死，一切三界二十五有，有形無形，

四足多足，乃至蟻子有名之屬，亦復如是，是故菩薩乃至自喪身命，終不枉奪他命。」四不壞釋成就經亦云：「若有欲殺我者我所不喜，他亦如此，云何殺彼？」此種處處爲他人著想之態度，便是推己及人的表現，亦即恕的根本精神。佛更說：「惟善行菩薩行者得成佛道，其修獨覺禪者，永不成佛」；可見佛教是兼善而非獨善的；佛又云：「有一衆生不成佛，我誓不成佛」；「我視衆生如同赤子，菩薩行化不捨一人。」地藏王菩薩亦云：「衆生度盡，方證菩提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。」可知佛家之仁，是要自覺而覺他，以先覺覺後覺，更以自身證得之無上正覺，來超脫生死海，而以慈悲來救世，較之「先知覺後知」更積極、更廣泛；這種仁是至高無上，至大至誠的；而諸佛言教身教皆不外於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，願大家皆獲平安快樂。這即是推己及人，泛愛衆之大仁的最高表現。

由上所述，我們可看出儒家之仁與佛家之仁的基本精神都在於「不忍」二字，而表現於待人處世，則不出「忠恕」二字。只是儒家重視人群社會的相處，偏重於「君子的」培養，所以「仁」就是「克己復禮」，只要「無終食之間違仁」即可。這種「仁」只是一種「及於人」的仁，對於人以外的動物，最多不過是「見其生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不忍食其肉」「無故不殺生」，如此而已。因之，許多一知半解的儒者，就誤認一切生物係爲備人使用而生存，於是視殺生爲理所當然，將人類的口福之樂，建築在人類以外衆生的痛苦之上，這當然不能算是眞正的「仁」，這是儒家之仁沒能交待清楚的一項缺陷。佛家雖不明言「仁」字，但其慈悲的精神，將不忍之心，作得更爲透澈，不僅不忍於人類，且不忍於一切動物，故佛律首在戒「殺」，不僅對人類戒殺，更且一切不殺；但佛家之不殺也非絕對的不殺，而是視當事人的動機而定，大薩遮尼乾子受託經卷第五云：「大王當知！若爲護國養活人民，興兵鬪戰，彼時國王，雖當發如上三心，勅令主將，一依王教，如是鬪者，有福無罪。」可見弔民伐罪之師，不僅無罪，反而有福呢！大寶積經亦有菩薩爲使強人不因殺人而墮地獄，而入不因強人而失財命，而殺強人，但菩薩死後不但不入地獄，反而升天的事，但這是因他殺人的動機全爲救人，非爲自己故。故若爲著自己，即水中俗眼看不見的微生物，也不得故殺；這就是「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」的最佳註脚。「一切衆生皆有佛性」，將我佛慈悲之懷，施於一切衆生，喚醒「人性本善」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」的清淨心靈，使個個能入三摩地，成等正覺，由儒家之「仁」，推廣至佛家之「仁」，使人人同入涅槃，悉登極樂，才是我們學佛研究佛學的知識青年，應有的認識與抱負。（臺中師專）